

七日談
(廣東篇)

舊書不厭百回讀

侯 軍

本文的標題是從蘇東坡先生那裏借來的——在他寫於1070年的《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一詩中，開篇即是這句「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當然，此詩是為勸解科考落榜的安惇秀才所寫，他所說的「舊書」大抵是指為科考而必讀的那些儒家經典，與我說的「舊書」原本不是一回事兒——故而，我才要申明這個題目是「借來」的。

我所說的「舊書」，原本也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早年印行之書，因年代久遠而「舊」；二是指本人早年所讀之書，因記憶久遠而「舊」。前者是指一般意義之舊書，後者則指個人意義之舊書。鑒於我的讀書閱歷也有四五十年了，早年所讀大半也可歸入舊書的範疇，索性在本文這裏就「一勾燴」了。

在網絡時代到來之前，相當多的愛書人偏愛舊書，且以淘舊書為樂事，以寫舊書為專職，報刊雜誌大多闢有「書話」專欄，一大批作家則以擅寫「書話」而名聞於世，若鄭西諦、梁實秋、林語堂、唐弢、知堂、阿英、黃裳等等。讀舊書淘舊書寫舊書，蔚然成風，由此構建起一個龐大而專業的「書蟲群體」。於是，舊書的買賣也就成行成市了。

余生也晚，沒趕上那個舊書業興盛的年代。當我初識文字想讀書了，卻偏偏遇到滿世界無書可讀的「非常十年」。書荒的日子很難熬，那種精神斷糧所造成的心靈飢渴，與當年並行而至的肚子的飢渴，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可想而知，我小時候所能「偷食」到的書籍，只能是舊書了。

我平生讀到的第一本文字書，是從家裏小閣樓舊物堆裏無意中翻出的一本又厚又破的舊書，封皮和封底都沒有了，因此無法知道書名。單看內容，講的是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正

對小男孩的胃口。於是，我就開始如螞蟻啃骨頭一般讀起這本舊書。此書是豎排繁體字，我起初大部分字都不認識，畢竟當時我還沒上學，斗大的字認不到一籬筐。但架不住那渴鷹餓虎一般的閱讀欲望，不認識就瞎猜，一旦蒙對了就文通字順，內情盡知；蒙錯了就一遍遍再來，一遍遍試錯，總有讀通的時候。就這樣，我硬是把這本厚達600多頁的破書讀完了。因為缺了幾頁結尾，所以對故事的結局我一直不曉得。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我才知曉這本厚書名叫《呂梁英雄傳》。記得我當時從報社圖書室特意借來一冊新版，從頭到尾，重讀一遍，卻再也找不回當年躲在小閣樓上，廢寢忘食地「啃食」那本舊書的快意和滿足了。

由此發端，我的讀書生涯便與舊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上世紀七十年代，彼時幾乎所有早些年出版的書籍，只有極少量的「劫後餘灰」被保存下來，流落世間，頓成稀世珍品，被一雙雙飢渴的眼睛快速掠過。我算是幸運的，曾經遇到幾個難得的機緣，得以多啃幾口殘篇剩卷。譬如，我父親的一個師兄，在單位偶然接管了圖書室的鑰匙，而圖書室的封條在風雨侵蝕中已形同虛設，這就使他有機會從封禁的書架上，「偷出」一些舊書拿給我父親。這是我最早的一條舊書供應線。但好景不常，大概一年以後，那位師兄就被調走了，我這條線也就斷供了。而恰在這時，我又開闢了另外一條「供應線」——我有幸受所在小學主事者的委派，擔任「紅小兵廣播站」的播音員，而跟我搭檔的那位女同學，知道我喜歡看書卻無來路，便悄悄從家裏給我「偷運」舊書，一本看完，再換一本。就這樣，這條「地下供應線」一直持續到我倆小學畢業——原來她的父親與一所中專學校的圖書館工作人員熟識，也算是

「近水樓台先得月」，讓我得以借助她這條特殊渠道，讀到不少「封禁」的小說。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正是緣於這段特殊的經歷，那位慷慨相助的女同學在若干年後就成了我的妻子——評劇舞台上曾有一齣《花為媒》的喜劇，而在在我的人生小徑上卻也演出了一折《書為媒》的「活劇」，我與舊書之因緣，何其深也！

自幼染上的舊書癖，想改掉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上世紀八十年代幸遇孫犁先生，九十年代又幸遇姜德明先生，這兩位書話大家對我連續不斷地予以加持，致使我對舊書的痴迷日益加深，漸成「書蠹痼疾」了。幾十年間，我無論走到哪裏，必去逛古舊書店，還常去地攤淘書。淘書品書，幾乎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甚至舊書散發出的那種紙張發霉的味道，都令我陶然忘歸，甘願終日沉湎。十年前，在書友胡小躍的攪撥下，還編了一本小書，書名就叫《淘書·品書》。

由於早年所讀，多有時限，匆匆讀過，往往印象不深。因而，花甲以後退隱京華，時間寬裕了，我的閱讀也開啟了「懷舊」模式——去潘家園舊書市場，我着意於尋訪早年曾經遇過的舊書，為的是重溫舊時月色。譬如這本《豺狼的日子》，收納同名小說和電影劇本，1979年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我當年是從一個朋友手裏「劫掠」而來，當晚讀了一個通



▲北京布衣書局內，抬眼可見書架上各類舊書。

中新社

宵，翌日如約奉還——這哪裏是讀書啊，簡直如同打仗搶佔制高點——像這類當年粗讀之書，如今，我都想慢慢地重讀一下。故而，那天在潘家園偶見此書，登時喜出望外，當即收入囊中。還有一些舊書：若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契科夫的《戲劇選》；若前蘇聯愛倫堡的《暴風雨》（上下冊），尼·比留柯夫的《海鷗》；還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都是五十年前的女同學「偷運」給我的。五十年後，她的父親、我的岳父在臨終之前一再叮囑：「我的這些書，你們看着有用的，全都拿走吧……」

於是，我們把這些當年匆匆讀過的舊書，精心地從老人的書架上挑選出來，安置到我書房的「舊書專櫃」裏。時常翻閱，如同喚醒我們的青春夢影。是的，「舊書不厭百回讀」，每回讀罷，皆如聆聽到深埋心底的「青春遺響」。

以腳步丈量山河 以筆墨書寫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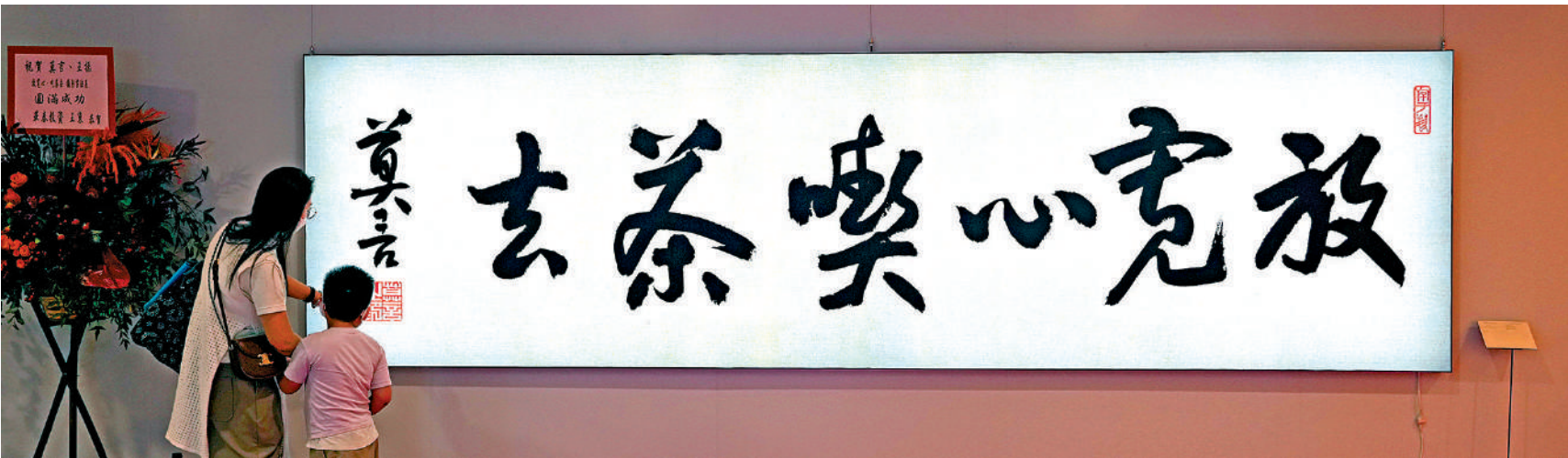
莫言王振攝影書法展「文墨共生」



▲莫言書法作品《香港萬福》。



▲莫言（左二）即席揮毫《金口玉言》。



▲莫言書法作品《放寬心·喫茶去》，傳遞豁達人生觀。

「香港明珠百歲盛 神鵬俠侶千秋名」

「放寬心·喫茶去」書法攝影展上，莫言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多次到訪香港，也結識了不少文化名人。「香港的電影、武俠小說，為內地觀眾熟知。」莫言特別提到西西和亦舒等作家，稱讚她們的作品都非常好。

今次展覽現場，展出了莫言的書法作品《憶金庸》其二，其中有一句是「香港明珠百歲盛，神鵬俠侶千秋名」，體現對金庸的懷念。他表示，自己很喜歡金庸的作品，數十年前，用一個暑假，讀了金庸所有的書，「真是迷得五迷三道的。」對其編織故事的才能，設置懸念的才能，都深感佩服。金庸曾去北京講學，莫言陪了他兩天，一起吃過飯，聽金庸講學，「交流中，我很佩服他的創作思路，以及平易近人的『大俠風格』。」

莫言又提到金庸小說何以能長盛不衰，常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是因為小說中深刻的文化底蘊，鮮明的人物性格，極其複雜的故事結構，「這些都是任何一個小說家的終身追求。」



▲展廳現場。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與書法家王振聯合呈現「放寬心·喫茶去」書法攝影展，昨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開幕禮。此次展覽以「文墨共生」為核心主題，將兩人同名隨筆集《放寬心·喫茶去》中「以腳步丈量山河，以筆墨書寫心境」，通過近80件書法和攝影作品，展現給觀眾一場兼具文學深度與藝術美感的藝術展。展期至11月3日。

是次展覽是莫言與王振6年創作書法和攝影成果的集中展示，展出他們二人6年遊歷不同國家和地區，創作出的書法和攝影作品，是文學與書法、傳統與現代、自然與藝術的深度融合。不同於傳統書法展以紙張進行展示，而是在燈箱中展出二人的書法作品，通過光影透視技術，讓習慣屏幕視覺的現代觀眾清晰感知墨色的層次變化與線條的流動質感。

「初學書法比在農村鋤地還累」

開幕禮主禮嘉賓包括：中國文聯副主席魯魯生、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環球事務）鄧希煒、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等。現場播放莫言與王振結伴旅行、共同創作的專屬紀錄片，展現二人「簡約團隊+科技賦能」的創新創作模式，以及追求文墨共生的創作故事。

莫言在開幕禮致辭時表示，自己與王振都是山東人，既是老鄉又是戰友，「這次展覽與我和王振於2019年共同創辦微信公眾號『兩塊磚墨訊』緊密相連，展品從6年時間發表的270多期作品中精選而成，選用燈箱作為展示，也是為了想留給觀眾一個深刻、創新的視覺印象。」他從2005年開始學習書法，剛開始接觸深感「比當年在農村鋤地還累」，經歷了不熟悉到熟悉的過程，為了不讓毛筆字放大習慣寫鋼筆字的習氣，而強迫用左手寫書法。近年也去了不少地方，體會書法之妙。

金耀基表示，展覽有助於觀眾走進莫言和王振的精神世界和「文墨共生」的創作理念。莫言的書法氣勢波瀾，剛強之中又見柔美態勢，彰顯高度的美學純淨度。

王振是「中國國家公園」題字者，現任北京舒同文化藝術研究會會長、民進中央開明書院副院長，他在總結6年的創作感受時表示，二人從南到北的走路，一直在學習書法、創作書法，甚至遇到一片空地、一塊石頭都想創作。自己既是莫言寫書法的見證者，也是莫言公益行為的見證者，「十幾年前，莫言開始救助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個人捐款已經到達1000萬。」

《香港萬福》拉開展覽序幕

6年時間裏，莫言和王振的足跡遍南北、橫跨中外，寫書法、寫文、攝影，或在極寒之處呵冰揮毫，或在非洲海灘冒酷暑以枯枝畫沙，或於碑林崖刻前指畫心摹，或在名樓



▲主禮嘉賓出席展覽開幕禮。

放寬心·喫茶去——莫言王振攝影書法展
●展期：即日起至11月3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

古閣間仰觀俯察。途中，他們既向廟堂名士求教，也與民間高手交友，以自然萬象拓寬眼界，以歷史文籍充盈學識，踐行「見多而識廣，鑒古而知今」的認知之道。

整個創作中，二人始終堅守「文墨共生」的原則：旅途中即興賦詩為文，隨即揮毫書寫，將文字的情感與書法的意韻融為一體，凸顯「茶碗一傾，天地廣闊」的生命熱忱與豁達心境。展品不僅包含二人旅行途中的書法作品，更有以手機、無人機記錄的自然攝影，將「行走山河」的足跡與「筆墨抒情」的心境緊密聯結，傳遞人人都可以是創作者的溫暖人情。

展廳入口，即是莫言的書法作品《香港萬福》，再向展廳深處行走，可見到莫言和王振，一個寫書法一個攝影的長尺幅作品《扶杖雪行圖》，體現二人在極寒之地之體驗，「人還是要有點精神的（莫言釋文）」。其他焦點展品包括二人的書法攝影作品《雲影變幻 見龍在田》，書法部分為莫言一氣呵成。

現場除卻莫言和王振的書法作品，更有不少攝影作品，如莫言攝影作品《非洲金錢豹》等。莫言更表示，不少作品甚至是自己手機拍攝而成，「事實上，現在人人都可以是攝影家。」莫言表示。

開幕禮之後，莫言、王振和金耀基現場即席揮毫，莫言書寫「金口玉言」四字。